



美国来鹰

阎欣宁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美国来鹰

／ 阎欣宁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国来鹰/阎欣宁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5006-9581-3

I.①美… II.①阎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91725号

责任编辑:常 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 57350405 门市部电话:(010) 57350370

保定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80×1230 1/32 8.625印张 2插页 180千字

2010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0册 定价:19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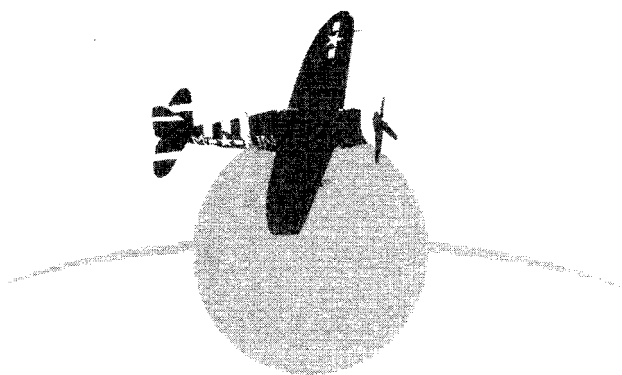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57350337

目 录

- 一、“柴内斯”遇上了大鼻子 / 001
- 二、莱因克中尉 / 011
- 三、天使就是女人,但女人不一定就是天使 / 025
- 四、初战大捷 / 039
- 五、飞虎队,飞虎队 / 047
- 六、雪山抬头 / 056
- 七、哥像月亮天上走 / 069
- 八、飞翔的鹰最应该记住大地 / 089
- 九、婚床 / 098
- 十、小姨的“孟姜女计划” / 107
- 十一、小姨的“拆想”法 / 122
- 十二、“你可看见是什么让我们如此骄傲” / 128
- 十三、在丛林 / 141

- 十四、桂林之战 _/ 148
- 十五、订婚礼 _/ 156
- 十六、二舅去了阿萨姆 _/ 167
- 十七、陈纳德的瞳子和小姨的关注点 _/ 177
- 十八、小姨并非孟姜女 _/ 185
- 十九、“站友”，还是战友 _/ 195
- 二十、轰炸台湾岛 _/ 208
- 二十一、二舅的“谋杀”企图 _/ 217
- 二十二、小“美国货” _/ 227
- 二十三、中国年 _/ 235
- 二十四、巨大的获得和惆怅的失去 _/ 243
- 二十五、飞虎之泪 _/ 253
- 二十六、愤怒的小姨 _/ 261
- 尾 声 _/ 271



一、“柴内斯”遇上了大鼻子

二舅报考航校那天运气很不好，他刚进校门迎面就碰上美国教官威尔逊先生。用二舅的话说，那叫怕鬼偏偏遇上怪。

那是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八月的一天。八月热死牛的天气，从长沙、南昌传来的消息，都说热死人了，可昆明的夏天却没有那种逼人的暑气。但是战事不利，坏消息远比坏天气更令国民沮丧，昆明那宜人的气候也没给当地人带来多少好心情。抗战一年多了，国民政府一再败退，陪都重庆上空笼罩着一片悲观的不祥之云。

我从紧紧牵着二舅的手那一紧中感觉到，二舅有些紧张。毕竟洋教官的样子有些吓人。威尔逊上尉的鼻子呈鹰钩状，质感很强，一旦撞入你的视觉就难以磨灭。他那眶进去的

眼眶更像一只鹰，总之，给我的印象那就是非鬼即怪，若想看了夜里不做噩梦，除非睁着眼睛睡觉。孩童时代的我以为，当飞行员在天上驾飞机久了，大概都会像威尔逊先生一样，除了长不出一对翅膀，其他地方会越来越像一只鹰。

二舅是云南大学的高材生，正值放暑假期间，他是听说美国人办航校招收中国学生，匆匆从老家丽江赶回昆明的。

有点紧张的二舅很快就释然了，他发现威尔逊并没有注意到自己，威尔逊那对洋人的眼眶正紧紧盯住二舅身边的小姨，一双鹰眼放出通红的光，犹如鹰在空中发现了草丛中的兔子。二舅就有些后悔了，悔不该耐不住小姨的缠磨，让她跟了来。二舅来报考航空学校，本来是家里好大一件事，需要有亲友来助威壮胆不假，可也轮不到小姨和我呀，是我们非要跟来凑个热闹的。

抗战一年，国军中的陆军精锐部队虽然也打了一些精彩的会战，却难以抵抗日本军队的节节推进，华北、华中的许多大城市都丢掉了，连首都南京都沦陷了。倒是英勇的国军空军，在淞沪抗战和武汉保卫战中，将士英勇，屡有上佳表现。当蒋夫人宋美龄问计于她专门聘请的顾问、前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霍布鲁克，如何在短时期内把中国空军改造成精锐王师，担负抗战大任时，霍布鲁克向蒋夫人推荐了一名叫陈纳德的美国空军上尉。

蒋夫人接纳了陈纳德。

当蒋夫人建议美国人陈纳德创办中央航空学校昆明分校，培养一批优秀的中国飞行员，以此挽救气衰血亏的中国空军的消息传出来，整个昆明城内的青年都热血沸腾了，就连成都、重庆、贵阳和西安等许多城市的青年人闻讯后都特意赶来昆明报考。“报考就是报国”，航校招生广告并没有使用格外煽情的字眼。像二舅一样立志报国的青年总算在昆明郊区找到了一扇门，门不大，却敞开着。

小姨自告奋勇，要陪二舅来，说是要为从军报国的二舅壮壮行色。其实，她是想借此机会接触一下那些美国人。小姨也在云南大学就读，她学的是英语，能讲一口流利的英国话，可惜都是与操一口云南腔、四川调的同胞们对话，她能看原文版的《黑奴吁天录》和《乱世佳人》，却从来没见过黑肤色的汤姆叔叔和白肤色的瑞特先生。自从昆明城内来了那些美国空军大兵之后，小姨有时在傍晚时分能在街上遇到他们散步、逛大街，她总是借机凑上前去与那些大鼻子寒暄，有时碰上他们在商店里买东西，小姨更乐意充当翻译，帮助那些大鼻子讨价还价，以此提高自己的英语口语水平。

有一次，小姨路过一家小店，看到几个穿皮夹克的美国军人正在挑选一些色彩斑斓的中国服装，那些大鼻子大概来昆明后看过几出中国戏剧，以为那些近似于中国古装的服装可能是舞台上的戏装。就在美国大兵慷慨地掏出大把的美金时，小姨及时拦住了他们。笑得直不起腰来的小姨好不容易

才把那些英语句子说囫圇了，她说那些衣服不是什么中国古装，更不是舞台唱戏用的戏装，而是给死人穿的寿衣！那些大鼻子纷纷朝地下干吐唾沫，躲避瘟疫似的跑出店外，气得小店老板一个劲地朝小姨翻白眼。那些美国大兵纷纷向小姨表示感谢，但他们怎么也不明白，中国的死人为什么要穿那么漂亮的花衣服？难道上帝也有爱美之心？

我曾问小姨，他们为什么叫美国人呀？美国人就长得美吗？小姨大笑，她亲了我一口说：“是的，斯佳丽很美，瑞特也很美，不仅如此，斯陀夫人美，玛格丽特·米切尔也很美，那个国家就很美，于是上帝管他们叫美国。”

小姨说的那些我听不懂，但她眸中那火辣而向往的光彩我懂。

如果世界上有了另外一个令你好奇而向往的国家，那么，你的不安生就算由此开始了。

威尔逊先生的鹰眼无所顾忌地盯着小姨，他几乎忽略了二舅的存在。其实，二舅方鼻阔耳，仪表堂堂，一米八的个子，四肢颇长而匀称，一对瞳仁亮晶晶的分外有神，如果招考的美国教官不是有眼无珠，不应该相不中二舅的。如果他们连二舅都看不在眼里，他们怎么会指望在中国招收到最优秀的飞行员呢？

在他们兄妹中，小姨长得最像二舅。小姨的个子也很高，胸脯和腰都像树的枝蔓似的挺拔向上，很有精神。小姨在校

园里衣着打扮尽量显得社会化,比如她喜欢穿旗袍、穿高跟鞋,还涂口红、描眉,小姨曾因行为举止“有欠端庄”而招致校方两次训诫。那天恰好相反,出门前小姨反倒换上了白色掩襟上装和黑裙子,那是一袭典型的女娃娃学生装。

威尔逊的眼珠就那么肆无忌惮地盯着小姨,像一颗烂掉的桂圆,都要掉出来了,就连二舅的问话都没听见。

二舅对威尔逊的无礼相当恼火,他没好气地抬高声音说:“请问军官先生,体格检查在什么地方?”

小姨将二舅的问话翻译成流利的英语,威尔逊上尉这才傲慢地翻了二舅一眼。年轻英俊的二舅那种朝气蓬勃的气质,与昆明街头那些擦皮鞋、拉黄包车的中国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,特别是他身旁有光彩照人的小姨作为陪衬(当然,我那种小毛头就被美国教官忽略不计了),就更显出一种交相辉映的魅力。威尔逊先生为此有些恼怒,他上下打量了二舅几眼。

二舅毫不示弱地将冷峻的目光迎上去。

这是两个民族的两个男人在叫板。

理由呢?不,两个男人之间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,没有理由的挑衅和迎战就显出一种莫名其妙。

“你,也要报考航空学校?”威尔逊多余的问话中毫不掩饰敌意和蔑视。

二舅刚长出胡须的嘴角挂着矜持的微笑,那是二舅还击

蔑视和敌意的有力武器。

果然，威尔逊被进一步激怒了。他没有理会代替二舅做出肯定答复的小姨，相反，威尔逊对着二舅夸夸其谈。

“柴内斯，你以为当一名战斗机的飞行员就那么容易吗？闹，闹闹！伟大的空军，是所有军兵种制胜的战神，而战斗机飞行员，更是战神中的神！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凑数的。你们国军为何与日本人交手一败再败？就因为你们军队中为了单纯追求数量，盲目扩军扩编，由此混进了太多的农夫，未经严格军事训练的农夫，导致了国军战斗力的下降……而我们美国人的治军理念完全不同。特别是作为军中骄子的空军战斗机飞行员，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，非凡的意志，聪明的头脑，勇敢的精神……”

说着，威尔逊掀开了自己橄榄绿色短袖军服的前襟，露出了他那熊一般多毛的胸膛，似乎他所列举的一切，尽在其中，应有尽有。威尔逊先生阴鸷地笑起来。

“柴内斯，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看看，你到底是一只鹰，还是一只瘦骨嶙峋的麻雀。”

二舅感受到的莫大污辱，当然远甚于我。他的脸膛一下涨得通红，他捏紧了拳头，依偎在他身边的我，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发抖，那是种因为气愤要与人拼命的冲动，要不是小姨拽住他不放，我相信二舅肯定会冲上去拔拳相向……

正在这僵持时刻，一辆老旧的福特牌汽车在一旁停下

来,车上下来一位美国空军军人。确切些说,那差不多是个小老头,叼一个烟斗,像只轮船的烟囱般吐着青白色的烟。老头的两鬓已经露出花白的头发,他的军衔却和威尔逊教官一样,仅仅是个上尉。美国小老头年轻的时候一定很帅,至少那一年看上去他仍然很棒,很有军人气质,很有男人味儿,小姨后来这样对二舅说起“小老头儿”。多年过后,有一次我看美国影片《爱德华医生》,当格力高利·派克扮演的爱德华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,我不禁失声叫了起来:陈纳德!

是的,那天在昆明航校,迎面走来从而阻止了一场险些爆发“中美大战”的小老头,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纳德。陈纳德当时在上海,在武汉,在昆明,都已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了。

一年前的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中,中国空军几乎损失光了,飞机所剩无几,能升空作战的飞行员更是伤亡殆尽。是蒋夫人的朋友陈纳德去海外雇用了四个法国人、三个美国人、一个荷兰人、一个德国人,加上六名仅存的中国轰炸机飞行员,组成了一个特殊的“国际中队”,他们的勇敢作战行动维护了中国空军的荣誉,延续了中国空军的最后血脉……直到一天下午,日机偷袭机场,将“国际中队”的飞机全部炸毁为止。

南京陷落后,陈纳德随国民政府撤到了武汉。

当时保卫大武汉的空军力量主要是来华援助抗战的苏

联飞机和飞行员，陈纳德也参与了空战的指挥。

4月29日那天，正是日本天皇的生日，在华联合空军料定日军必有动作。陈纳德建议中苏空军使计，头一天假意撤出汉口，转场南昌。第二天清晨，当日本空军从芜湖机场起飞，来到武汉上空后，遭到了中苏空军的拦截。他们先用20架战斗机在城南缠住日军战斗机，耗去日机的汽油，又埋伏了40架苏联飞机在日机将要返航时冲出来，分头攻击日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，将日军39架飞机中的36架一举击落，取得中国战场空战中难得的一次大捷！

陈纳德在美国空军中怀才不遇，46岁还扛着可怜的上尉军衔，终于在广阔的中国空中战场上寻找到了自我。

不可一世的威尔逊先生见到走下汽车的陈纳德，气焰立时收敛了很多。他挺直腰杆，规矩地扣好了军服扣子，毕恭毕敬地向陈纳德敬了个军礼——尽管他们都是美军上尉，但成色却是那样不同。原来威尔逊先生还是有数的，他的威风也就是在“柴内斯”面前耍一耍。

听说眼前的小老头是声名大噪的陈纳德，二舅握紧的拳头松开了。

小姨的目光中也流露出惊喜的神色，正是后来那些年轻女孩追星族、粉丝般的光彩。

陈纳德从嘴角摘下烟斗，上下打量着二舅，棱线分明的嘴角流露出一分笑意，他肯定很欣赏二舅那股子不服输的

劲头。

“孩子，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？”陈纳德的声音有点沙哑，不知和他手头的烟斗是否有关系。

二舅像个真正的军人一样并拢脚跟，挺了挺他那中国胸膛。

“报告军官先生，我姓木，木头的木，叫木连成。”

陈纳德拍拍二舅的肩膀说：“孩子，检查身体吧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是个驾驶驱逐机的角色呢！”

二舅还在发愣，小姨顾不上翻译，高兴得先叫了一声。在小姨看来，有了陈纳德的应允，那个鹰钩大鼻子的鄙视全都不在话下了。小姨的声音又尖又脆，像冰块划过座舱的玻璃，吓了威尔逊先生一跳。

二舅木连成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空军中的优秀战斗机飞行员，屡立战功，应当说陈纳德是很有眼光的。

“这二位是……”

陈纳德把烟斗塞回嘴角，目光转向我和小姨。

“哦，这是我小妹和外甥。”二舅介绍说。

“什么，这是你的妹妹？”威尔逊报复般地也叫了一声，恍然大悟道，“唔，像，太像了！谢特，我真该死，怎么就没看出来呢。柴内斯，骚瑞，你应该早点作介绍的……”

威尔逊的脸色立刻阴转晴，他甚至逢迎地笑了起来，其实他不笑还没那么可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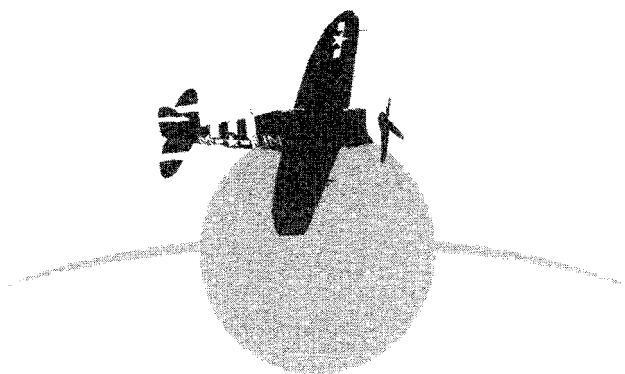
小姨听到了威尔逊的美国粗话，脸色更红了，她恼怒地瞪了威尔逊一眼，就连陈纳德都威严地咳嗽了一声。

威尔逊却毫不在意，他那沉甸甸的大鹰钩鼻子笑得都快掉到下巴底下了，他伸开多毛的长臂，秃鹫似的朝二舅扑过来。

“柴内斯，我向你道歉！我不知道这位可爱的柴内斯姑娘是令妹，我还以为她是……”

威尔逊话没说完，已经把二舅拥入怀中，箍得二舅险些透不过气来。

我看着快要窒息的二舅，一旁暗自庆幸他幸好没跟大鼻子动手。



二、莱因克中尉

在抗战初期最艰苦的岁月中，我长大了，国民政府的空军也长大了。

1941年的“双十节”差不多成了小姨的节日。当时，已经大学毕业的小姨在昆明一家不大的报馆当上了记者。她喜欢这一行，东跑西颠不说，总能比常人更多更早地知道一些发生在身边的大小事情，再加上小姨原本就喜欢写文章，小姨把她的记者生涯看作是参加抗战的神圣献身。由于她有一口流利的英语，经常被报馆派去采访那些驻昆明的外国机构，这也很合小姨的胃口，她的英语有了用武之地。

自从二舅三年前被昆明航空学校录取后，小姨和我也变成了飞行迷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说的就这意思。小姨的手

头出现了一些英文版的航空杂志，那上面有许多彩色的飞机图片。有一次，我偷偷地用剪刀剪下来一张好看的飞机图片贴在我的床头，结果被小姨发现了，她气得脸蛋绯红，伸出手来要打我的屁股。可小姨的手在空中停住了，那时我的个头已经快比小姨还要高了，成长让我们有了平等对话的可能。

我和小姨有空就往航校跑，去看二舅，去看那些美国飞行教官。除了威尔逊上尉之外，其他的美国教官并不令我们讨厌，他们虽然是军人，但大多都表现温文尔雅，风度和教养都是第一流的，对于会一口流利英语的小姨更是礼貌有加，我和小姨成了他们的座上宾。除了能在美国飞行员那喝到正宗墨西哥咖啡之外，我还时常能得到加利福尼亚的巧克力。可是老往那跑，枯燥乏味的训练生活别说那些航校生了，连我都感到难受，恨不能避而远之。二舅的航校生活非常艰苦，即使在后方昆明，二舅他们航校学员的伙食也不能算太好，主管他们生活的中国军官私下里说，蒋夫人宋美龄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，是中国空军的实际领导人，由于她的特殊身份，航校的条件已经相当不错了。抗战时期，国难当头，还想天天吃白面、喝香油呀？再说，国民政府省下那点钱，还打算到美国或苏联买飞机呢，中国空军的飞机都被日本人打光了，光训练飞行员，没有作战飞机，就像神通广大的孙猴子缺少了东海龙宫那根定海神针。这样一说，二舅他们也就理解了当局的难处，默默忍受着生活条件的清苦和繁重的学